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史 繹

(七十)

馬 驢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史 釋

(七十)

撰 驢 馬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釋史卷七十四

## 春秋第四十四

子產相鄭並殺諸臣與廢 鄆析附

【左傳】襄公五年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七年

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

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

【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其大夫弑之曷

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

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彊則不若楚於是弑之鄭伯髡原何以

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

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則何為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

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

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

【左傳】八年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丁孫擊孫

惡出奔衛。〔右僖公之弑〕

十年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

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

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

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

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

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蟻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駟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

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

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

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穀梁傳稱盜以殺大夫弗以上下道惡上也〕十五年鄭尉氏司

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與師蔑師慧三月公孫黑爲質

焉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駟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

過宋朝將私焉其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

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十二月鄭人奪堵狗之妻而歸諸范氏

十八年鄭

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卽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蟠、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孔子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蔦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涉于魚齒之下。甚雨及之。師楚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十九年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嬀之子也。圭嬀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爲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史記】簡公二年。晉伐鄭。鄭與盟。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

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爲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以子產爲卿。○按：左傳無駟孔欲自立事。〔右子孔之亂〕

【左傳】二十二年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

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己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十二月，鄭游販將如

晉，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邑。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右印段 二十四年 游之正〕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旣登而求降階者，知

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二十五 年〕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而已。今吾

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右子產 二十二 年〕夏，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昔先君悼公九年，我

寡君於是卽位，卽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

二年六月朝於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蟻。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湟梁之明年。子蟻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閒。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二十四年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

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爲重幣故。且請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二十五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壘，以待於朝。子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二十六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至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右入陳始末〕

【呂氏春秋】晉人欲攻鄭。令叔嚮聘焉。視其有人。與無人。子產爲之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叔嚮歸曰。鄭有人。子產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詩有異心。不可攻也。晉人乃輟攻鄭。孔子曰。詩云。無競惟人。子產一稱而鄭國免。

【左傳】

二十七

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

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諷其上。而公怨之。以爲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

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二十八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

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

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

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

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

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右善事大國」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迂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

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實諸宗室，

季闈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二十九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

行也。子皙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

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

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卽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

矣。三十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

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旣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

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盟。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有蒼酒，爲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旣而朝，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敵？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辛丑，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印段從之，子皮止之，衆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皆受盟于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已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澗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櫜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旣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駟帶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使公孫肸入盟。大夫己巳，復歸，書曰：鄭人殺良霄，不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於子蟠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且裨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已。及其亡也，歲在姬訾，之口，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羽頡出奔晉。爲任大夫。雞澤之會。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頡因之。與之比而

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子皮以公孫鉏爲馬師。

〔穀梁傳〕不言大夫。惡之也。〔史記〕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

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昭公七年。子產也。勿殺。乃止。

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

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

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

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

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

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

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

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

〔右〕駟良。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

國乃寬。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

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

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

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已位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秦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三十一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

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垣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廡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舊患不畏寇盜

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譴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嬴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印段迂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

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語子產不仁。吾不信也。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爲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韓非子】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荆晉之間。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而守其內也。已固矣。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



之罪。子有職，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爲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

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餓也。〔尸子〕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

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饑人。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也，雖抱鐘而朝可也。〔說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裳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

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呂氏春秋〕子產相鄭，往見靈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門也。夫相萬乘之國，而能遺之，謀志論行，而以心與人相

案：其唯子產乎。故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於道者，莫之舉也。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

聽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

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

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不察參伍之政，不明度量，恃盡聰

明，勞智慮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知物，下衆而

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得，故宋

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以天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大羅，不失其一而已矣。

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有相與

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

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說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蹙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況人乎？○此疑即子產事。《莊子》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後人見者也。聞之曰：鑒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也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佛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蹙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左傳】昭公四年 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偪而無禮，鄭先衛亡，偪而無法，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五年

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晏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六年三月，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

其夫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泄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之有辟。則不忌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惡。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藏爭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年十六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于山。蓺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年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恆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于夏爲五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鄭裨竈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瑩玉瓚。鄭必

不火子產弗與。〔公羊傳〕李何。彗星也。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于大辰者。濫于大辰也。年。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

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

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

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

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

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

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

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熾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

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鄗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

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

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其志。以同日也。其日。亦以同日也。或曰。七月。鄭子產爲火故。大

人有謂鄭子產曰。某日有災。子產曰。天老神。子惡知之。是人也。同日爲四國災也。爲社禘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

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

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居。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攔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邊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薦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禳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右子產 昭公元年 爲政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旣而囊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

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鄭爲游楚亂故。六月丁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禡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緝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右蓋黑爭〕

晉

七

子皮之族飲酒無度，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罕朔奔晉。韓宣子

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敵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真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右罕朔出奔〕年十二

年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

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

室有常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中而崩。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于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六月葬鄭簡公。右簡公十九年是歲也。鄭駟偃卒。子游娶于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簪他日。絲以告其舅。冬。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下。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撻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兵亂。猶憚過之。而况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右駟乞二十一年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

綠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韓非子〕子產相鄭。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懦。無令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爲盜。處於灌澤。將遂以爲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於此矣。

【史記】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爲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爲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產。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爲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童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子產不事昭公。亦無徐摯爲相事。史異聞也。

【右子產之卒】

【左傳】定公八年鄭駟黻嗣子大叔爲政。九年鄭駟黻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忠。苟有可

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

【鄧析子】天於人無厚也。君於民無厚也。父於子無厚也。兄於弟無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夭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



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異同之不可別，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濁之不可理久矣。誠聽能聞於無聲，視能見於無形，計能規於未兆，慮能防於未然，斯無他也。不以耳聽，則通於無聲矣。不以目視，則照於無形矣。不以心計，則達於無兆矣。不以知慮，則合於未然矣。君者藏形匿影，羣下無私掩目塞耳，萬民恐震。獵熊虎者不於外園，釣鯨鯢者不居清池，何則？園非熊虎之窟也，池非鯨鯢之泉也。楚之不泝流，陳之不束靡，長廬之士，呂子之蒙恥，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閑習，不可以當敵。廟筭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死生自命，貧富自時，怨天折者不知命也，怨貧賤者不知時也。故臨難不懼，知天命也。貧窮無懼，達時序也。凶饑之歲，父死於室，子死於戶，而不相怨者，無所顧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所憂同也。張羅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體痛者口不能不呼，心說者顏不能不笑。責疲者以舉千鈞，責兀者以及走兔，驅逸足於庭，求獲捷於檻，斯逆理而求之，猶倒裳而索領。夫自見之明，借人見之闇也。自聞之聰，借人聞之聾也。明君知此，則去就之分定矣。爲君當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自歸，莫之使也。恬臥而功自成，優游而政自治，豈在振目搯腕，手據鞭朴，而後爲治歟？世閒悲哀喜樂，噴怒憂愁，久惑於此，今轉之在己，爲哀在他，爲悲在己，爲樂在他，爲喜在己，爲噴在他，爲怒在己，爲愁在他，爲憂在己，若扶之與攜，謝之與議，故之與右，諾之與已，相去千里也。夫言之術，與

智者言依於博。與博者言依於辯。與辯者言依於安。與貴者言依於勢。與富者言依於豪。與貧者言依於利。與勇者言依於敢。與愚者言依於說。此言之術也。不用在早圖。不窮在早稼。非所宜言勿言。非所宜爲勿爲。以避其危。非所宜取勿取。以避其咎。非所宜爭勿爭。以避其聲。一聲而非。駟馬勿追。一言而急。駟馬不及。故惡言不出口。苟語不留耳。此謂君子也。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安靜則神策生。慮深遠則計謀成。心不欲躁。慮不欲淺。心躁則精神滑。慮淺則百事傾。治世之禮簡而易行。亂世之禮煩而難遵。上古之樂質而不悲。當今之樂邪而爲淫。上古之民質而敦朴。今世之民詐而多行。上古象刑而民不犯教。今墨劓不以爲恥。斯民所以亂多治少也。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此四君子者。聖人也。而猶若此之勤。至于栗陸氏殺東里子。宿沙氏戮箕文。桀誅龍逢。紂刳比干。四主者亂君。故其疾賢若仇。是以賢愚之相覺。若百丈之谿與萬仞之山。若九地之下與重山之顛。〔漢書〕名家。鄧析二

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醴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嬌嬈者以諂之。方其聃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慚。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以爲戚。密遣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爲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惟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閒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日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食。可執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爲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愛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呂氏春秋】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爲國之禁也。故辨而不當理則僞。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僞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德民。則又以其有功德民傷之。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于萇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死。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

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爲是。以是爲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譁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

【列子】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諸書多言子產殺鄧析。唯左氏云。駟獻殺之。獨異。【右附鄧析之誅】

【左傳】哀公五年鄭駟秦富而侈。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於其庭。鄭人惡而殺之。子思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商頌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以多福。【右駟秦之敗】

國非有彊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鄭小國耳。居南北之衝。自莊厲以來。晉楚交躡其地。國之不亡倖矣。乃以五歲卽位之簡公。國家內亂。疆場外擾。悼其方爭。邊吏日警。而不數年閒。外患以平。內政以修。解甲息民。國家晏然。稱治焉。謂非子產之力乎。其始從政也。輿人謗之。同列猜之。迨其後。誰嗣歌矣。甚至鑄刑書。作丘賦。而民不怨。賢能任矣。甚至放游楚。殺駟黑。而大夫不怒。使當大國。而權藉憑焉。管仲蕙獵之功。不足多也。乃受政之日。惴惴然。國偪族寵。之是懼。有子皮左右先後之。猶懼弗克勝。無他。春秋之國。鄭稱多事。固難治也。自桓文霸而鄭始病。自悼共爭而鄭始危。成公從楚。鄢陵不振。僖

公從晉。鄆會不終。鄭蓋不可問矣。齊桓之世。鄭雖受兵。而三良爲政。諸侯莫之敢輕。今則子駟之侈焉。而死。子孔之專焉而死。伯有之懷焉而死。伯石豐卷之流。猶耽耽焉。鄭益不可問矣。子產奔晉。子皮止之。委以大權。而子產乃得行其志。鄭之有子皮。齊之有鮑叔牙也。子產之功。不及管仲者。則以無大國耳。雖然。有幸焉。晉悼霸而鄭人賴以反正。晉楚成而鄭人得以休息。蕭魚以後。國無外敵。入陳以後。國有兵威。子產爲政。正鄭國。化弱爲彊之時也。而子產之賢。足以任之。是以列國之君。卿大夫咸欽其人。而重其才。外交固。內事舉。民賴以安。惠孔厚也。死之日。鄭人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嗚呼。生令民愛。死令民哀。如子產者。所稱古良臣哉。

# 釋史卷七十五

## 春秋第四十五

衛靈公之立諸臣附

【左傳】昭公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爲政。聘于諸侯之歲。嬀始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sup>三三</sup>。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sup>三三</sup>之比<sup>三三</sup>。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爲。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二十年。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鄆。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于公孟。爲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

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龜奠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闕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闕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駟魍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烏析朱鉏宵從寶出，徒行從公。齊侯使公孫青聘于衛，卽出，聞衛亂，使請所聘。公曰：「猶在竟內，則衛君也，乃將事焉。」遂從諸死，烏請將事，辭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無所辱君命。」賓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執事，臣不敢貳。』」主人曰：「君若惠顧先君之好，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有宗祧在，乃止。」衛侯固請見之，不獲命，以其良馬見，爲未致使故也。衛侯以爲乘馬，賓將擗，主人辭曰：「亡人之憂，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從者。」敢辭。賓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獲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懼不免於戾，請以除死，親執鐸終夕，與於燎。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管閏月戊辰，殺宣姜。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而以齊氏之墓予之。衛侯告寧于齊，且言子石。齊侯將飲酒，徧賜。

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辭曰：與於青之賞，必及於其罰。在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在羣臣，臣敢貪君賜，以干先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公羊傳）母兄稱兄，兄何以不立，有疾也。何疾爾，惡疾也。梁傳盜賊也。其曰兄，母兄也。目衛侯，衛侯累也。然則何爲不爲君也。曰：有天疾者，不得入乎宗廟。定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輒者何也。曰：兩足不能相過，齊謂之藁，楚謂之羶，衛謂之輒。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爲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寧爲無勇。

【禮記】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緩請前。（世本）衛公叔文子作輒軸。說苑：衛叔孫文子問於王孫夏曰：吾先君之廟小，吾欲更之，可乎？對曰：古之君子，以儉爲禮。今之君子，以汰易之。夫衛國雖貧，豈無文履一奇，以易十稷之糲哉？以爲非禮也。文子乃止。公

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禮弓

【左傳】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鱸而告之。史鱸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鱸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



戊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戊來奔。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戊之故也。

【新序】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隕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

【王孫子】昔衛君重裘累茵而坐，見路有負薪而哭之者，問曰：何故也？對曰：雪下衣薄，是以哭之。於是衛君懼，見於顏色，曰：爲君而不知民，孰以我爲君？於是開府金，出倉粟，以賑貧窮。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侯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乖離。今君內寵無乃太盛，與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說。

【說苑】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爲國家者，謹之於廟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己者，亦知得之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己者也。衛靈公僭被以與婦人游，子貢見公，公曰：衛其亡乎？對曰：昔者夏桀殷紂，不任其過，故亡。成湯文武，知任其過，故興。衛奚其亡也？衛靈公問於史鱗曰：政孰爲務？對曰：大理爲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

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爲務。少焉子路見公。公以史鱸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爲務。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枹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爲非也。此其爲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爲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服。禹於是修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爲務也。

【淮南子】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爲知。而

後者易爲攻也。〔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訛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而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廢而不怙。蘧伯玉之行也。故爲人父者則願以爲子。爲人子者則願以爲父。爲人君者則願以爲臣。爲人臣者則願以爲君。名昭諸侯。天下願焉。詩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此君子之行也。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變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以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爲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其實。

焉。○按夫人卽南子耳。列女傳記此於仁智。而別記南子於鑿擊。則此夫人蓋在南子前。〔拾遺記〕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籟之歌。夏有明晨魚泉之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沈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涵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爲沈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爲臣之道。乃退而隱迹。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莊子】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心和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蚤蚩。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爲之軾車。公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邪。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

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釐盂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盂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以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邪？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鬲，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甚矣。○與聲子椒舉事同，疑卽其事而譌也。

【戰國策】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因廢癰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韓非子〕衛靈之時，彌子瑕有寵於衛國。奚夢，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人主者夢見日，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侏儒曰：夫日兼照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鈕，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鈕，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煬已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知，而使賢者煬已，則必危矣。或曰：屈到嗜雙，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尙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燕噲賢子之，之非正士也。而二君尊之。

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用之。與愛而用之同。賢誠賢。而舉之與用所愛異狀。故楚莊舉叔孫而霸。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然哉。則侏儒之未見也。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曰。不加知而使賢者。必危矣。而今已加知矣。則雖燬已。必不危矣。

【說苑】彌子瑕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別。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別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新序】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卽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鰌死。靈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以父言對。靈公蹴然易容。寤然失位。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解。又以尸諫。可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蘧伯玉而進之。以爲卿。退彌子瑕。徙喪正堂。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家語〕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衛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爲臣不能正君也。生而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焉。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蘧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不可謂直乎。

【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內。姑姊妹無別。對

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知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濟也。而靈公說之史鰌去衛靈公邸舍三月琴瑟不御待史鰌之入也而後入臣是以知其賢也。〔荀子〕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恐無此形貌。

【莊子】北宮奢爲衛靈公賦斂以爲鍾爲壇乎郭門之外三用而成上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閒無敢設也奢聞之旣雕旣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傅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絺章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爲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爲靈公也絺章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爲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博物志〕衛靈公葬得石槨銘曰不逢箕子靈公奪我里。

衛襄公無祿卽世長子孟縶足疾弱行弗列於宗故元也得以羣臣之推六歲嗣位夢協於箴孔成史朝之流旣以宗社之故黜兄而立弟矣善事公孟措以安全此靈公事也乃衛之君臣知廢縶而不知

所以處紖盜賊忽發。公幾罹禍。孟紖被殺。公乃委社稷以逃亡。幸而北宮反正。羣盜出奔。是衛之亂。盜自起之。盜自止之也。靈公在位四十餘年。當晉頃定之衰。倍晉合齊。政刑不修。而以無道聞。胡篋不知。而軍旅是問。任祝鮀。王孫賈之流。僅以不喪。而賢如蘧瑗。直如史鮪者。所稱衛多君子。反屈於下位。莫能用焉。且宣姜。公之嫡母也。南子。公之夫人也。國母而通於公子。元妃而淫於宋朝。姑婦鶉鵠。禮義消亡久矣。貽謀不臧。身死之後。父子爭國。安在其爲元亨也。

# 釋史卷七十六

## 春秋第四十六

### 楚靈王之亂

【說苑】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食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兔走之說，亦見尹文慎子諸書中。

【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楚子秦人侵吳，及雩婁，聞吳有備而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敵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



後獲之。

二十九年

楚郟敖卽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通嗣君也。穆叔問王子之爲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六月，鄭子產如陳，洫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敖，政多門，以介於大國，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楚公子圍殺大司馬，蔞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三十一

衛

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

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昭公元年三月甲辰。盟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大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國語】虢之會。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

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爲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反，殺郟敖而代之。〔公羊傳〕此陳侯之弟，曷爲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必誅焉。然則曷爲不於其弑焉？以親者弑，然後其罪惡甚。春秋，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貶絕以見罪惡也。今招之罪已重矣，曷爲復貶乎此？著招之有罪也。何著乎招之有罪？言楚之託平討招以滅陳也。

【左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何如？對曰：王弱，令尹彊，其可哉。雖可不終。趙孟曰：何故？對曰：彊以克弱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彊不義也。令尹爲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弗可久已矣。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驪、欒、郟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何患焉？冬，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爲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弑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晉。宮廕尹子皙出奔鄭，殺大宰伯州犂于郟。葬王于郟，謂之郟敖。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爲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爲長。楚靈王卽位，薳罷爲令尹，薳啓彊爲大宰。鄭游吉如楚，葬郟敖。且聘立君，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三年

十月，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旣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

商之夢。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享神人。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

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于申。六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艷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未見者有六焉。又以規。宋大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

無瑀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祖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鄆。楚子欲遷許於賴，使鬬韋龜與公子棄疾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

【穀梁傳】此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于軍中曰：有若齊慶封，弑其君者乎？慶封曰：子一息，我亦且一言曰：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爲君者乎？軍中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報，其斯之謂與？遂繼事也。（公羊傳）此伐吳也。其言執齊慶封何？爲齊誅也。其爲齊誅奈何？慶封走之吳，吳封之于防。然則曷爲不言伐防？不與諸侯專封也。慶封之罪何？脅齊君而亂齊國也。

（春秋繁露）楚莊王殺陳夏徵舒，春秋貶其文，不予專討也。靈王殺齊慶封，而直稱楚子何也？曰：莊王之行賢，而徵舒之罪重，以賢君討重罪，其於人心善，若不貶，孰知其非王經。春秋常於其嫌德者見其不得也。是故齊桓不予專地而封，晉文不予致王而朝。楚莊弗予專殺而討，三者不得，則諸侯之得殆此矣。此楚靈之所以稱子而討也。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問者曰：不予諸侯之專封，復見於陳蔡之滅，不予諸侯之專討，獨不復見慶封之殺何也？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今諸侯之不得專討固已明矣，而慶封之罪未有所見也，故稱楚子以伯討之，著其罪之宜死，以爲天下大禁。曰：人臣之行，貶主之位，亂國之臣，雖不篡殺，其罪皆宜死，比于此其云爾也。

【左傳】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箴尹宜咎城鍾離，蘧啓彊城巢。然丹城州來，東國水不可以城。彭生罷賴之師。（新論）昔楚靈王驕逸輕下，信巫祝之道，射櫟壘，五年吳人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子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晉侯送女于邢丘，子產相鄭伯，會晉侯于邢丘。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爲闢，以羊舌肸爲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蘧啓彊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況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類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鄆。自鄆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麤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

趨、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燮、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禽、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穀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爲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辭不敢見禮也。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蘧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蘧啓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鶉岸，楚子以駟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爲之備，尙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息，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修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爲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爲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蘧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



沈尹射待命于巢。蘧啓彊待命于零婁禮也。（韓非子）荆王伐吳，吳使沮衛黈攝於荆師。荆將軍曰：縛之，殺以女。豐鼓，其何也？答曰：是故其所以吉也。吳使臣來也，固視將軍，將軍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守矣。且國之下，非爲一臣下，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豐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說苑〕秦楚殺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王方殺子以豐鼓，其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殺兵，吾王使我先窺，我死而不還，則吾王知警戒，整齊兵以備楚，是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豐於鐘，死者而有知也，吾豈銷秦相楚說，我將使楚之鐘鼓無聲，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軍，夫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執計之，使者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過鄭，鄭罕虎、公孫僑游以報楚王，楚王赦之，此之謂造命。○此前事之外。

吉從鄭伯以勞諸祖，辭不敢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以其乘馬八匹，私面見子皮。如上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蕪，不抽屋，不強匄，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舍不爲暴，主不願賓，往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爲王也。韓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棄疾及晉，晉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說，乃逆之。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蘧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廩，尹棄疾，子蕩歸罪于蘧洩而殺之。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七年楚子之爲令尹也，爲王旌，以田芋尹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卽位，爲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

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疆曰：「臣能得魯侯。」薳啓疆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祧。日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臯，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

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遽啓疆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魯連子楚成章華之臺。魯君先至。楚王說之。與大曲之弓。不逐之璧。已而悔之。

【國語】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爲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囂庶爲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爲明。而以察清濁爲聰也。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騂。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大宰啓疆請於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豎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爲。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實瘠矣。君安得肥。且夫私欲弘侈。則德義鮮少。德義不行。則邇者騷離。而遠者距違。天子之貴也。唯其以公侯爲官正。而以伯子男爲師旅。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於遠近。而小大安之也。若斂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樂。而有遠心。其爲惡也甚矣。安用目觀。故先王之爲臺榭也。榭

不過講事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高。其所不奪穡地。其爲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爲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寮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夫爲臺榭。將以教民利也。不知其以匱之也。若君謂此臺美而爲之。正楚其殆矣。

【新書】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襄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陛三桑。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愧。（述異記）楚中有宮人草。狀如金盞。而其氣氤。花色紅翠。俗說。楚此花。靈王時。宮人數千。皆多愁曠。有囚死於宮中者。葬之。後舉上悉生此花。靈王好土細腰。故靈王之臣皆以一飯爲節。肱息然後帶。扶牆然後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危。

【左傳】八年。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

招與公子過。哀公有癘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穀梁傳）鄭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稱行人。怨接于上也。其

過而殺之。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興嬖袁克殺馬。毀玉以

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頰而逃。使穿封戌爲陳公。曰。城麋之役。不詔。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麋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穀梁傳惡楚子也。不與楚滅閔公也。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鬻。會楚子于陳。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

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遂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

【公羊傳】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煇矣。曷爲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若是則陳存煇矣。穀梁傳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

【說苑】蔡侯宋公鄭伯朝於晉。蔡侯謂叔向曰。子亦奚以語我。對曰。蔡言地計衆不若宋鄭。其車馬衣裘侈於二國。諸侯其有圖蔡者乎。處期年。荆伐蔡而殘之。

【左傳】十一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弗過此矣。楚將有之。然壘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

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胥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于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敵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公羊傳〕楚子慶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爲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傳〕何爲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楚師在焉。用之。秋。會于厥慙。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無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大子于岡山。申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爲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公羊傳〕此未論年之君也。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不君靈公。則曷爲不成其子。誅君之子不立。非怒也。無繼也。惡乎用之。用之防也。其用之防奈何。蓋以築防也。〔穀梁傳〕此子也。其曰世子何也。不與楚殺也。一事注乎志。所以惡楚子也。楚子城陳。蔡不羹。使棄疾爲蔡公。王問於申無字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

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國語】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皙問於范無宇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今吾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爲大城。未有利者。昔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弁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患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弁費實弱襄公。齊渠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蚤蟻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皙復命。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棄疾而殺靈王。

【左傳】十二年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

成虎懷寵也。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鬬、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析父從。右尹子革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文，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其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鍼，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靡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招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禮記】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韃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禮

【國語】左史倚相廷見申公子亶，子亶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亶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寧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叡聖武公。」子實不叡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之恭。」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爲？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亶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靈王虐，白公子張驟諫，王患之，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它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

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旣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旣得以爲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謗。輿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臯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能用。吾懋實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璜也。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乾谿之亂。靈王死之。

【左傳】<sup>十三</sup>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及卽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於守而行。申之會。越大夫戮焉。王奪鬬章龜中。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

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爲名，故請爲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爲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裨先入，因正僕人殺大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爲王，公子黑肱爲令尹，次于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浚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公羊傳〕此其弑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弑立也。歸無惡於弑立奈何，靈王爲無道，作乾谿之臺，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晉，晉有奉鬻鬻，歸而弑，不言歸，言歸，非弑也。歸一事也，弑一事也，而遂言之，以比之歸弑，比不弑也。弑君者曰，不曰，比不弑也。

【史記】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銷人謂曰爲我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銷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饗王從王者罪及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臥銷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覺而弗見遂飢弗能起芋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

【左傳】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人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卽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讎櫟之田事畢弗致鄭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讎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旣復王問讎櫟降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其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

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人而無主，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達，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莘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燮、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闕

有奧主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也。〔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爲加弒焉爾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爲君也。〔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乃殺以君殺之也討賊以當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弒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

【春秋繁露】楚靈王行強乎陳蔡意廣以武不顧其行慮所美內罷其衆乾谿有物女水盡則女見水滿則不見靈王舉發其國而役三年不罷楚國大怒有行暴意殺無罪臣成然楚國大慙公子棄疾卒令靈王父子自殺而取其國虞不離津澤農不去疇土而民相愛也此非盈意之過邪。

【左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荆焉平王卽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

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滅也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弒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十四夏楚子使然丹簡上國之兵

於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敝舊祿勳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禮也楚令尹子

旗有德於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鬬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鬬辛居鄖以無忘舊勳。十五年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

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

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國語】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爲內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筭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諡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暨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弊於鄆。芋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隕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還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

【左傳】年十六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公羊傳〕楚子何以不名，夷狄相誘，君子不疾也。畏爲不疾，若不疾，乃疾之也。年十九令尹子瑕言蹇由於楚子曰：彼何罪？諺所謂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蹇由。年二十一三月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

歸，見昭子，昭子問蔡故，以告。昭子歎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終。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今蔡侯始卽位而適卑，身將從之。蔡侯朱出奔楚，費無極取貨于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人懼，出朱而立東國。朱愬于楚，楚子將討蔡。無極曰：平侯與楚有盟，故封其子有二心，故廢之。靈王殺隱太子，其子與君同惡，德君必甚，又使立之，不亦可乎？且廢置在君，蔡無他矣。〔穀梁傳〕東者，東國也。何爲謂之東也？王父誘而殺焉，父執而用焉，奔而又奔之，曰東，惡之而貶之也。

楚靈昏王也。而合諸侯。恃其暴也。抑晉實不競。弭兵之役。委權於楚。以至虢之會。子圍泣之。仍先晉盟。設服雖衛。晉人知其侈汰。莫敢與亢焉。楚重得志於晉。子圍爲之也。歸國之日。弑君自立。合諸侯以會于申。伐吳滅賴。諸侯之師。罔不服從。曩者晉楚之成。以弭兵也。今則兵未嘗弭。而反以虞夏商周之胤。供荆蠻之驅使。謂非晉之失計乎。慶封。齊之亂臣也。族誅於吳。陳招。殺其世子者也。執放於越。蔡般。弑君自立者也。誘殺於申。三逆殄滅。非不義舉。然乘釁利禍。非能興問罪之師也。朱方既克。執慶封以徇於軍。曰。勿或如齊慶封。弑其君以弱其孤。慶封曰。勿或如楚公子圍。弑其君以奪其國。軍人粲然皆笑。故懷瑕戮人。慶封雖死不服也。滅陳蔡以爲邑。用人以爲牲。憑惡恃彊。不仁孰甚焉。乃民已弗堪而已。猶不悟。築章華之臺。崇於匏居之宮。自謂美觀。不知遠邇之畔離也。四邑之城。形若耦國。尾大不掉。羣臣諫而弗聽。則曰。我左執鬼中。右執瘍宮。凡百箴諫。盡聞之矣。直言已塞。禍敗隨之。方欲興兵北瞰中原。求九鼎於周。求許田於鄭。而衆怨皆作。四族竝起。莫可如何也。邲敖。靈所縊而弑也。而身還自縊。幕及平夏。靈所殺也。而二子還見殺。昔詬天而呼。今投車而泣。匍匐棘圍。藁葬原野。雖欲追踪六王二公之事。豈可得乎。





# 釋史卷七十七

## 春秋第四十七

### 晏子相齊上

【左傳】襄公十三年齊晏桓子卒。晏嬰羸縗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曰：唯卿爲大夫。（晏子）晏子居晏桓子之喪。羸衰斬。直經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爲大夫。曾子以問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

避辭以避咎。義也夫。

【說苑】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爲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饑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斂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饑者過半矣。君乃反迎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骨骸。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晏子）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

三年。毀聞於國。景公不說。召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景公不忍。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心說。召而賞之。景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

舉儉力孝弟。罰偷竄。而情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惡之。左右所求。法則予。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偷竄。而情民說。決獄阿貴強。而貴強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說。是三邪譽乎外。二讒譽乎內。三年而譽聞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今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賢。適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桓公之後者乎。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又齊國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紀合兄弟。撫存翌州。吳越受令。荆楚懽憂。莫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治徧細民。貴不凌賤。富不傲貧。功不遺罷。佞不吐惡。舉事不私。聽獄不阿。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繆寡無饑色。不以飲食之辟害民之財。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節取於民。而普施之。府無藏。倉無粟。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是以管子能以齊國免於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無以嗜欲玩好怨諸侯。臣孰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今疏遠賢人。而任讒諛。使民若不勝。藉斂若不得。厚取於民。而薄其施。多求於諸侯。而輕其禮。府藏朽蠹。而禮悖於諸侯。菽粟藏深。而怨積於百姓。君臣交惡。而政刑無常。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

又惡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

【說苑】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後政可善。景公作色

曰：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蠶懈，辭令不給，則隕朋侍，左右

多過，刑罰不中，則弦章侍，居處肆縱，左右懼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戚侍，軍吏怠，戎士

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

竊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其胙，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

故曰：未具，景公曰：善。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

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進善言，則

善無由入矣。（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往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實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酷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

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德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

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韓非子管仲對桓公語同。景公問晏子：廉政而長

久，其行何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濁不無零途，其清不無澗除，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過亡

，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堅哉石乎！落落，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者堅，無以為久，是以過亡也。景公問晏子

對曰：嬰聞之，伴聞者亦伴對。○此段今本無。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不以威天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于樂，不遁于哀，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勞力歲事，而不責焉，爲政尙相利，故下不以相害，行教尙相愛，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一意同欲，若夫私家之政，生有遺教，此盛君之行也。公不圖，晏子曰：臣聞問道者更正，聞道者更容，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市賈悖，故商旅絕，玩好充，故家貨殫，積邪在於上，蓄怨癘於民，嗜欲備於側，毀非滿於國，而公不圖，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公市不豫，官室不飾，業土不成，止役輕稅，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有，公曰：其術如何？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公曰：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上下無所靡，其聲不悖，其實不逆，謀於上，不違天，謀於下，不違民，以此謀者，必得矣。事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民有如利，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夫逃人而謀，雖成不安，傲民舉事，雖成不榮，故臣聞義謀之法，以民事之本也，故及義而謀，信民而動，未聞不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其義，事必因于民，及其衰也，建謀不及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對曰：上君全善，其次出入焉，其次結邪。

而羞問。全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問。雖日危。尚可以沒身。羞問之君不能保其身。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選賢進能。不私乎內。稱身就位。計能定祿。諸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權居以爲行。不稱位以爲忠。不揜賢以隱長。不刻下以諛上。君在不事太子。國危不交諸侯。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景公問佞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明言行之以飾身。僞言無欲以說人。嚴其交以見其愛。觀上之所欲。而微爲之偶。求君逼邇。而陰爲之與。內重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下事左右。而面示至公。以僞廉。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傲祿以求多。辭任以求重。工乎取。鄙乎予。歡乎新。慢乎故。慳乎財。薄乎施。觀貧窶若不識。趨利若不及。外交以自揚。背親以自厚。積豐義之養。而聲矜卹之義。非譽乎情。而言不行。身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有之已。不難非之人。無之已。不難求之人。其言彊梁而信。其進敏遜而順。此佞人之行也。明君之所誅。愚君之所信也。

【新序】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與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死。是妄死也。諫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爲也。故忠臣也者。能盡善與君。而不能與陷於

難。○此所以不死  
崔慶之難。

【晏子】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臣雖不知。必務報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逢無道之君。則爭其不義。故君者擇臣而使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者其人也。故諸侯竝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列士竝學。終善者爲師。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廼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韓詩外傳。晏子之妻使人在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爲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瞽之道哉。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夕見爲夫子築室於閨內。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近而結。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承令。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請辭。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鄉之學士。可者而與坐。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嬰惡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美山然。名山旣多矣。松柏旣茂矣。望之相相然。盡目力不知厭。而世有所美焉。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佗佗然不知厭。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登。善登之無蹊。維有楚棘而已。遠望無見也。僂就則傷。嬰惡能無獨立焉。且人何憂。靜處遠慮。見歲若月。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安用從酒。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晝夜守尊。謂之從酒也。

【說苑】齊人甚好穀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乃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穀擊者不祥。臣其祭祀不順。居處不敬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人乃不爲。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晏子書作靈公事。

【晏子】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脫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左右以告公。公爲之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晏子對曰。昔吾先君太公。受之營丘。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自太公至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土。不得容足而寓焉。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遂不受。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以告景公。且曰。割地將封晏子。晏子辭不受。曰。富而不驕者。未嘗聞之。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而不恨者。以善爲師也。今封易嬰之師。師已輕。封已重矣。請辭。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



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爲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爲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爲也。進取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於它人。是爲宰藏也。智者不爲也。夫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節受于上者。寵長于君。儉居處者。名廣于外。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乎。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通之諸侯。以爲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今爲夫子賞邑。通之子孫。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御德修禮。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若爲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幣帛。嬰請辭。遂不受。

【說苑】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暖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說。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晏子對曰。君使臣謝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

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晏子所與同衣食者百人。而天下之士至。

【晏子】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騫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其爵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騫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爲顯受也。爲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爲富受也。爲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亡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騫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爲彰君賜乎。爲隱君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宇也。○敘事有  
色態。

【說苑】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慚而不朝。晏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

吾君也。公慚而反。不果出。是以不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別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別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君無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無隱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別跪有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別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晏子】霍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霍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今霍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晏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于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飢。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且詩曰。載騶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無厚德善。

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人嬰子。

【說苑】嬰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爲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爲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嬰子也。嬰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嬰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嬰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嬰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屢舞僭僭。言失容也。既醉以酒。既飽以德。既醉而出。竝受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嬰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於嬰子也。以其家貧善寡人。不欲其淫侈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

【晏子】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爲樂飲。請無爲禮。晏子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君。而禮不使也。禽獸矣。力爲政。彊者犯弱。故日易主。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爲政。彊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

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禮不可無也。公湏而不聽。少閒。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曰。嚮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也。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蓋是後也。飭法修理。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

【新序】齊景公飲酒而樂。釋衣冠。自鼓缶。謂侍者曰。仁人亦樂是夫。梁丘子曰。仁人耳目亦猶人也。奚爲獨不樂此也。公曰。速駕迎晏子。晏子朝服而至。公曰。寡人甚樂此樂也。願與夫子共之。請去禮。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齊國五尺之童子。力盡勝嬰。而又勝君。所以不敢亂者。畏禮也。上若無禮。無以使其下。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夫麋鹿唯無禮。故父子同麋。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何罪。君若好禮。左右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若惡禮。亦將如之。公曰。善。請革衣冠。更受命。乃廢酒而更尊。朝服而坐。觴三行。晏子趨出。〔說苑〕齊景公登射。晏子修禮而侍。公曰。選射之禮。寡人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晏子對曰。君子無禮。是庶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臣更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然而不敢者。惟禮之謂也。禮者。所以御民也。嚮者。所以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景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問禮。

【晏子】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

君也。令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於是公遂廢酒。○諺言解紛，滑稽之所以雄也。景公飲酒，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君身服之，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今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怒乎外，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妨者，勸乎爲非，以賞譽自勸者，惰乎爲善。上離德行，民輕賞罰，失所以爲國矣。願君節之也。」

【說苑】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文極有致。

【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爲將。

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甲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事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馱，馬之左驂，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爲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苴發疾而死。

○穰苴，齊閔王時人，劉向記於景公時，大史爲之立傳，皆承襲之說。

【晏子】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開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可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獮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御左騶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龍而殺之左操騶尾右擎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龍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子若功不子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擊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其桃而宜亦反其桃擊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說苑）林既衣章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遠巡而作色曰夫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昔者荆爲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遂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鬻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衽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卽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爲變乎景公曰子眞爲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隣之闕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



君之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墜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鼉鼉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夫之勇悍也。今臣居廣庭。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爲之勳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爲之恐也。此旣之所以爲勇悍也。○五勇之語。略同胡非子。景公與晏子立於曲潢之上。晏子稱曰。

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使人辭於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於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象牧之處不足。絲蠶於燕。牧馬於魯。其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景公知竊矣。晏子相景公。其爲人也。見賢而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辟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有納書者。曰。廢置不周於君前。謂之專。出言不諱於君前。謂之易。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矣。吾不知晏子之爲忠臣也。公以爲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載。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辭而不爲臣。退而窮處。東耕海濱。堂下生藜藿。門外生荆棘。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悖亂。而家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公恐。復召晏子。晏子至。公一歸。七年之祿。而家無藏。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燕魯貢職。小國時朝。晏子沒。而後衰。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內歸之。

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譏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讎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爲己。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在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矣。故晏子知道矣。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既立。展與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

攻莒。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吳出也。書曰。莒人弑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昭公元年。莒展與

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展與奔吳。叔弓帥師。疆鄆田。因莒亂也。於是莒

務婁。啓胡。及公子滅明。以大厖。與常儀。靡奔齊。君子曰。莒展之不立。棄人也。夫人可棄乎。詩曰。無競惟人。

善矣。公羊傳。疆運田者何。與莒爲竟也。與莒爲竟。則三年。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

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穀梁傳。其曰北。六年。十一月。齊侯如晉。請

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

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

饒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皙曰。受服而退。俟釁而動。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寡人歸燕姬。賂以瑤。璧玉。積。斝耳。不克而還。〔穀梁傳〕平者。成也。璧。猶璧也。斝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璧。十二年春。齊

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因其衆也。〔公羊傳〕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爲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所聞異矣。未識何據。〔穀梁傳〕納者。內不受也。燕伯之不名何也。不以高偃挈燕伯也。

史記燕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史以此爲惠公。而簡公後惠公四代。事又不相協。

【左傳】十四年。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感。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穀梁傳〕言

公子而不言大夫。莒無大夫也。莒無大夫。而曰公子意恢。意恢賢也。曹莒皆無大夫。其所以無大夫者。其義異也。十九年。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鄆。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齎婦。及老。託於紀鄆。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緹而登。登者六十人。緹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而出。丙子。齊師入紀。

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如莒。蒞盟。莒子如齊。蒞盟。盟于稷門之外。

莒於是乎大惡其君。年二十三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

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戈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

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

【說苑】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晏子】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莒之細人，變而不化，貪而好假，高勇而賤仁，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是以上不能養其下，下不能事其上，上下不能相收，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之觀也，莒其先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爲義，下之妥妥也，奄然寡聞，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彼鄒滕雉犇而出，其地猶稱公侯，大之事小，弱之事彊，久矣。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以變小國，而不服於隣，以遠望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莒乎？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公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筭，篋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若苟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詩說〕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

【韓詩外傳】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孔子曰：晏子知禮乎？今者晏子來聘魯，上堂則

趨授玉則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見我，我將問焉。俄而晏子至，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賜寡使也，何足以識禮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晏子之謂也。

【晏子】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爲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僂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鎡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吾聞之，莫三人而迷。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何也？晏子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及左右偪邇，皆同于君之心者也。犒魯國化而爲一心，魯無與二。其何暇有三？夫偪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國之所以治也。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身之所以危也。詩曰：芄芄械樸，薪之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古者聖王明君之使以善也，故外知事之情，何內得心之誠，是以迷也。（韓非子）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爲衆矣。故景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此前事之說。景公舉兵欲伐魯，問於晏子。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之好義者安，見戴者和，伯禽之治存焉。故不

可攻。攻義者不祥。危安者必困。且嬰聞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國安民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今君好酒而辟德。無以安國。厚藉斂。急使令。無以和民。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和之國。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其君離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利多則民歡。公曰善。遂不果伐魯。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澤。公問焉。魯之年穀何如。對陰水厥陽冰厚五寸。不知以告晏子。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陰水厥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平。平則上下和。和則年穀熟。年充衆和而伐之。臣恐罷民弊兵。不成君之意。請禮魯以息吾怨。遣其執以明吾德。公曰善。迺不伐魯。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於實。此諸侯之通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於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若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名也。晏子使晉。晉平公

饗之。文室既靜矣。晏以平公問焉。曰：昔吾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曰：君饗寡君，施及使臣，御在君側，恐懼不知所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美淵澤容之，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若淵澤決竭，其魚動流，夫往者維爾乎，不可復已。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孰賢？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不知也。公曰：王室之正也，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靜處，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士與同饑渴寒暑，君之強過人之量，有一過不能已焉，是以不免於難。今君大宮室，美臺榭，以辟饑渴寒暑，畏禍敬鬼神，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以及子孫矣。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虛足以安國，譽厚足以導民，和柔足以懷衆，不廉上以爲名，不倍民以爲行，上也。潔於治己，不飾過以求先，不譏諛以求進，不阿久私，不誣所能，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官，從上不敢惰，畏上故不苟，忌罪故不辟，下也。三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處不順上，治唐園，考菲履，共恤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不愧行，君子也。不以上爲本，不以民爲憂，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身，游夸言愧行，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命之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處，作竊於富利之門，畢志於畎畝之業，竊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利通不能，竊業不成，命之曰處封之民。明上之所誅也。有智不足補君，有能不足以勞民，僉身徒處，謂之傲上。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

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國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叔向曰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晏子使於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蹙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蹙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新序】晉平公欲伐齊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酣范昭曰願請君之樽酌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爲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爲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說苑】齊景公伐宋至于岐隄之上登高以望太息而歎曰昔我先君桓公長轂八百乘以霸諸侯今我長轂三千乘而不敢久處於此者豈其無管仲歟弦章對曰臣聞之水廣則魚大君明則臣忠昔有桓公故有管仲今桓公在此則車下之臣盡管仲也



【晏子】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公嘗見二丈夫立而怒。其怒甚盛。公恐。覺辟門召占蓍者。至。公曰。今夕吾嘗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其狀。識其聲。占蓍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請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蓍之言也。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史祠之。晏子俯有閒。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湯質皙而長。顏以髯。兌上豐下。倨身而揚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豐上兌下。僂身而下聲。公曰。然是已。今若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盛君也。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怒。請散師以平宋。景公不用。終伐宋。晏子曰。伐無罪之國。以怒明神。不易行。以續蓄。進師以近過。非嬰所知也。師若果進。軍必有殃。軍進再舍。鼓毀。將殪。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景公伐麇。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於麇。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謀勝國者。益臣之祿。以民力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君上享其名。臣下利其實。故用智者不偷業。用力者不傷苦。此古之善伐者也。公曰。善。於是破麇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是上獨擅名利下流也。

【說苑】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處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爲罪。晏子慨然避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暴。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逡巡而對曰。臣聞之。精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

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此臣之所以任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僇而訾高樞者。

【晏子】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僮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敝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厭諧晏子聘於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施貺寡人。寡人

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逡遁而對曰。嬰北方之賤臣也。得奉君命。以趨於末朝。恐辭令不審。譏於下吏。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吳王曰。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大臣得盡其忠。民無怨治。國無虐刑。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親疏不得居其倫。大臣不得盡其忠。民多怨治。國有虐刑。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晏子聘於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君子見兆則退。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

【說苑】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僮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邪。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

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何為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宜使楚耳○以諱對 諱妙甚

【韓詩外傳】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竊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記敘更饒佳致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辯也寡人反取病焉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十階三等茅茨不剪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說苑〕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遊橘置削晏子不剖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剖橘柚不剖今萬乘無教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堂側陛。晏子入見。立有閒。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饑。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與饑寒。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伯遼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于陌。徒行見公。曰。十有七日矣。懷寶鄉有數十饑氓。里有數家百姓。老弱凍寒。不得短褐。饑餓不得糟糠。敝撤無走。四顧無告。而君不卹。日夜飲酒。令國致樂不已。馬食府粟。狗饜芻豢。三保之妾。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姓。不亦薄乎。故里窶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窶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粟米盡于氓。任器存于陌。公驅及之康內。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塗。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使有終月之委。絕本之家。使有朞年之食。無委積之氓。與之薪燎。使足以畢霖雨。令栢巡氓。家室不能餽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

令之罪。公出舍。損肉撒酒。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辟拂。噉齊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民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燎萬三千乘。懷寶二千七百家。金三千。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張。鐘鼓不陳。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辟拂三千。謝于下陳。人待三士。待四出之關外也。

【說苑】齊大旱之時。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下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之。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爲身。以草木爲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景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河伯以水爲國。以魚鼈爲民。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用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於是景公出野。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樹。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惟有德也。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殣。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願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

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憂哉。

【晏子】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曰比死者勉爲樂乎。吾安能爲仁。而愈黥民耳矣。故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竝荷百姓。民愁苦約病。而姦驅尤佚。隱情奄惡。蔽諂其上。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之常有災傷也。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夫之。可與進之。不可與退之。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曰。孤不仁。不能順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寡人將從而後。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赴何速。今之返又何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圜。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對曰。君將使嬰勸其功乎。則嬰有壹妄能書足以治之矣。君將使嬰勸其意乎。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以奉暴上之僻者。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景公不說。曰。勸其功則使一妄。勸其意則比焚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乎。晏子曰。嬰聞與君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

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說苑】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謂之聾。聾暗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之微。以滿倉廩。合疏綬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晏子】景公爲西曲潢。其深滅軌。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公衣黼黻之衣。素繡之裳。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冠。且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公又曰。昔管文仲之霸。何如。晏子對曰。臣聞之。維翟人與龍蛇比。今君橫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綵具焉。帶球玉而亂首被髮。亦室一容矣。萬乘之君。而一心于邪。君之魂魄亡矣。以誰與圖霸哉。公下堂就晏子曰。梁丘據裔。歎以室之成。告寡人。是以竊襲此服。與據爲笑。又使夫子及寡人。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孽又生也。公何不去二子者。毋使耳目淫焉。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能。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駟。可以導衆。其動作悅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

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黜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公曰。寡人受命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景公爲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奚問天之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冬輕而暖。夏輕而清。今君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履重不節。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故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其罪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其罪二也。用財無功。以怨百姓。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公苦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爲善者。其賞厚。苦身爲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吏不得入。公撤履。不復服也。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如此。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居其室。無益也。三王不同服。而王非以服致諸侯也。誠于愛民。果于行善。天下懷其德。而歸其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夫冠足以修敬。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禦寒。不務其美。衣不務于隅胝之削。冠無觚羸之理。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紕衣。繫領。而王天下者。其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古者嘗有處榑巢窟穴。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及三代作服。爲益敬也。首服足以修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於動作。服之輕重。便於身。用財之費。順于民。其不爲榑巢者。以避風也。其不爲穴者。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不能及也。土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之節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



敬宮室之美。過避潤溼。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爲讎。今君欲法聖王之服。不法其制。法其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竊臺榭之高。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而讎矣。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